■现场传真

顾雏军逐条反驳检方所有指控

□本报记者 周飞 丁可
佛山报道

昨日的佛山中院第一审判庭，第一被告人顾雏军没有说自己无罪，但是，在对公诉方的起诉书发表简要意见环节，他逐条反驳了检方关于他的四项罪名的指控。仅仅进行到法庭调查阶段的顾雏军一案，似乎很早就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申请法官回避遭驳回

昨天上午9点03分，三辆佛山中院的警车，呼啸着从湖景路上的佛山中院东门，迅速驶入戒备森严的车库。1分钟后，顾雏军等9名被告，即被法警带入车库旁边的羁押室。羁押室有扇门，打开之后，就是第一审判庭。此时，提前入场的旁听人员，已经坐满了为数不多的旁听席位。

9名被告，除了顾雏军，没有一人申请审判席上的3名法官回避。顾雏军陈述了四点申请回避理由，其一，他曾经向法院申请，此案应该由在广东省以外的法院实行异地管辖，原因是科龙电器注册地在广东，在他参与科龙董组时，与广东省各方面的来往过多，可能会影响公正判决。其二，他曾经要法院申请取保候审，但一直未得到同意或否决该申请的书面答复。其三，他认为此案可能存在法律所不允许的公检法联合办案的嫌疑，提出如果该情况属实，广东法院系统都该回避此案。其四，他认为佛山市检察院在侦查阶段，只问过他一次话，没有给他充足的时间，陈述其与所涉嫌罪名无关的理由。

本案审判长引用了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定回避情况的规定，当庭驳回了顾雏军的回避申请。

逐条反驳四项指控

下午开庭后，根据法定程序，顾雏军获得了对公诉方的起诉书发表简要意见的机会。利用这次机会，顾雏军逐条反驳了起诉书中对他所涉嫌的四项罪名的指控。

顾雏军表示，起诉书说我犯了虚假注册资本罪，说我在收购科龙时，虚假注资6.6亿元。其实，最有资格认定我是否有虚假注册资本行为的，应该是顺德工商局，但是，顺德工商局同意刘从梦和刘义忠办理了科龙电器的工商登记变更资料，而且程序完全合法。如果我真的有犯这个罪，岂不是说明顺德工商局读职？现在，既然顺德工商局没有被检察院认为读职，那反而证明了刘从梦、刘义忠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将科龙电器注册资本增加的合法性。

对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顾雏军谈了多个反驳理由，其中包括，“我注意到2005年科龙的年报，没有对科龙2002年、2003年的年报进行变更，而仅对2004年的年报进行了修改。而事实上，对于2004年年报，我和我们其他董事会成员，当初都强烈建议审计方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保守原则，不要保留那笔5.1亿元的销售额，对公司年报出具无保留意见。但是，德勤后来却没有听从客户的建议，选择了保留5.1亿元的销售额，同时对2004年年报出具了保留意见。我不明白，一个国际性大所为何会这么做？德勤这样一做，几天后的2005年5月22日，我们就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随后股价大跌，公安以此认定我有罪，事实上，股价跌，和我有没有提供虚假财会报告有关系吗？”

谈及挪用资金罪，顾雏军认为的事实是，是科龙电器占用了格林柯尔4.78亿元的资金，而非格林柯尔挪用科龙资金。他引用了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报告等证据来说明这一点。同时，他认为，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资金流转，如果出现纠纷，是民事行为，不是刑事犯罪，不是贪污，不应由公安机关介入，更不能说他犯了该罪。对于职务侵占罪，顾雏军亦进行了反驳。

庭审过程中，顾雏军还不时发表豪言壮语，比如，“我相信如果我和我的同事被取保候审，2005年，科龙就不会亏损37个亿。”一边说，他一边挥动着右手，脸上的表情，似乎很无辜，又很无奈。

顾雏军被控“四宗罪”

罪名	犯罪主体	刑罚
虚报注册资本	自然人	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
	单位	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	自然人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挪用资金	自然人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职务侵占	自然人	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制表 陈建军

其他被告被控罪名

姓名	曾任职务	起诉罪名
张宏	科龙电器执行董事、江西科龙董事长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挪用资金罪
严友松	科龙电器执行董事、主管营销之副总裁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姜宜军	科龙电器监事兼科龙电器财务管委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虚报注册资本罪、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
刘义忠	科龙电器董事长助理	虚报注册资本罪
晏果茹	科龙电器财务资源部副总监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刘科	科龙电器财务资源部副部长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曾俊洪	科龙电器监事会主席兼采购中心总监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张细汉	香港格林柯尔执行董事	虚报注册资金罪

制表 袁克成

■特写

顾雏军庭上成“演讲嘉宾”

□本报记者 周飞 丁可
佛山报道

“第一被告，你叫什么名字？”

“顾雏军。”

10月7日9时42分，告别了资本市场465天的顾雏军，以这样一种方式，第一次面对公众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他背后的旁听席上，坐着他73岁的老父顾善鸿。自从顾雏军于2005年7月29日在北京机场被刑拘之后，顾善鸿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大儿子，也没有如此真切地听到过他的声音。

此时的顾雏军，两鬓未染已染秋霜，发亮的乱发，零星散落头顶，脸颊瘦了一点，一副硕大的镜框，一直架到与鼻尖平行。一套浅灰色的运动服，这就是顾雏军为自己选择的出庭装扮。敞开的上衣，露出里面一件白色背心和依然很大的肚子。

在回答完审判长关于自己的姓名和是否收到起诉书等简要问题后，顾雏军静静地安坐在被告席。然而，仅仅3分钟后，他就找到了发言的机会。

审判长问道，“被告人顾雏军，你是否需要申请审判人员回避？”顾雏军说，“是的，我要。”然后，他缓缓地从身边拿出一叠讲稿，开始了他准备充分的申请回避理由陈述。其间，一名审判员和一位公诉人先后打断了他的发言，但审判长仍然允许他继续。

20分钟转眼过去，顾雏军已经讲到第四点理由，此时，审判长发话了，“顾雏军，你不要念了……你的回避申请，不符合法定理由，依法予以驳回。”10点20分，顾雏军和其他7名被告被法警带到了审判庭隔壁的羁押室。此后，一直到11点33分审判长宣布休庭，顾雏军再也没有露面。

当天下午的庭审，顾雏军成了“演讲嘉宾”。在长达4个小时50分钟的庭审中，顾雏军用了1个多小时来表达自己对公诉书的意见，又用了1个多小时，来回答13名辩护人和5名公诉人的不同问题。

在发表“演说”时，顾雏军的脸色开始变得红润，不时露出牙齿微笑。他的手势，和他当年应邀出席隆重场合时一样，让人很自然地想到一个词：挥斥方遒。说到动情处，他的嗓门提得很高，尖尖拔得很高，眼睛里射出的满是质疑和不解的目光。

他逐条反驳了起诉书对他的罪名认定，并对起诉书所记载的几乎每一个他不认同的零星事项，都提出了反驳。他丢下讲稿和身边厚厚的数叠材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和他的亲身经历，试图证明他的清白。

19点19分，顾雏军在回答完控辩双方提出的数十个问题后，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审判长当即宣布，“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明天继续开庭。”法槌音落，顾雏军从被告席上站起身来，敏捷地收拾了他带到法庭的那些材料。

然后，他望了一眼不远处高高的审判席，移步走进羁押室，只留给旁听席上的亲友一个似乎在微笑的侧面。

庭审尚未步入高潮

□本报记者 周飞 丁可
佛山报道

昨日，顾雏军案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揭开了审理的序幕。但一天下来，仍只进行到法庭调查阶段。据参与此案的有关人士估计，顾案庭审时间将长达数天，而且，尚未步入高潮阶段。

当天的庭审，持续到晚上7点多。上午主要的庭审环节包括：被告人是否需要申请法官回避，公诉方宣读公诉书，法庭调查。在法庭调查阶段，上午仅第三被告张宏一人陈述了自己对起诉书的简要观点，并接受了13名辩护人和5名公诉人的询问。

下午，第六被告严友松、第四被告刘义忠完成了上述法庭调查环节。此后，第一被告顾雏军“登台亮相”，仅他一人，走完该程序，就花了3个多小时。

今日，本案将继续开庭审理。首先将进行的是其他5名被告对起诉书陈述简要意见。庭审最精彩的阶段，比如证据交换和自由辩论等，尚需静静等待。

格林柯尔系高管：还愿意跟着顾雏军干

□本报记者 丁可 周飞
佛山报道

由于名额有限，很多希望旁听“顾雏军案”的人都被挡在了佛山市中院第一审判庭的门外，其中包括格林柯尔系多名高管。

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一位高管告诉记者，自从上周知道本周二开庭后，公司已经两次向法院打报告，希望能得到一两个旁听席位，但一直没有获得批准，所以只能在法庭外面干等。

在谈到格林柯尔目前的现状时，该高管一脸无奈。公司资产和银行账户都被查封了，员工没有活干，公司也没有工资可发，员工走的七零八落，从法律意义上说，格林柯尔还存在，但事实上已经消失了。

另一名格林柯尔系高管被记者问及他的现状时，露出一丝苦笑，他坦言，如果“顾雏军案”有十个被告，那第十个被告肯定就是他。此前，“顾雏军案”专案组已多次要求他协助调查，但最终没有采取措施。

对于归案后的顾雏军，部分格林柯尔系高管还是表现出相当的认同。其中几名已经失业，但还是自费来佛山希望能够旁听，还有高管给顾雏军买衣服送到南海看守所。其中一名高管还明确告诉记者，只要顾雏军出来，他还愿意跟着干。在他看来，只要顾雏军出来，格林柯尔就能起死回生。

对于检察机关指控顾雏军的四项罪名，一名格林柯尔系高管直言，不能说顾雏军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有些问题怎么认定有一定的空间，最终怎么判决，要看法院的和议结果。

独家报道·看守所直击

顾雏军身穿7236号囚服率先走出看守区

□本报记者 丁可 周飞 佛山报道

昨日上午8点45分，记者在佛山市看守所见到了失去自由已15个月的科龙电器原董事长顾雏军。

10天前，为方便开庭，顾雏军等9名被告分别从南海看守所、顺德看守所和三水看守所转移关押至佛山市看守所。

为第一时间见到顾雏军，记者昨日一早就赶到了佛山市看守所。

8点33分，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三辆警车徐徐驶入佛山市看守所，停在了看守所内的操场上，10余名法警从警车上下来后直接进入了看守区，只留了2名法警在看守区外等候。

或许是因为看守区较大，也或许是因为要履行相关手续，法警进入看守区后并未在短时间内带出9名被告。

8点45分，伴随一阵躁动，身着7236号蓝色囚服、怀抱一叠材料(大约200页，庭审表明，该部分材料是顾雏军为当日开庭特别准备的，全部用于法庭答辩)的顾雏军从9名被告中率先迈出看守区的隔离铁门。

与一年多前相比，顾雏军的体形明显消瘦，头发凌乱，精神较为憔悴，步伐也略显蹒跚，只有他那副独特的超大号眼镜没有丝毫变化。蓝色囚服内穿的是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一位高管送过去的浅灰色运动服。

在顾雏军之后，科龙电器原营销副总裁严友松等8名高管也相继走出看守区，并在隔离门前进行了短暂站队，一名法警宣读了出庭材料，随后9名被告依次穿过亲属会见区，坐上了停在操场上的警车，其中两辆警车分载9名被告，另一辆警车负责开道。

有意思的是，在走向警车的过程中，顾雏军没有像出看守区时那样排在第一个，而是排在了最后一个。

8点50分，三辆警车驶出佛山市看守所。

9点03分，顾雏军等9名被告被押送至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待9点30分开始的庭审。

昨天上午，顾雏军(箭头所指)走出佛山市看守所。曾经风光无限的“资本大鳄”走上被告席 本报记者 丁可 摄

独家报道·顾雏军父亲专访

顾善鸿：我多次提醒他摊子不要铺太大

□本报记者 丁可 周飞 佛山报道

昨日，顾雏军的父亲——顾善鸿参加了顾雏军案的旁听。虽然上午已经在法庭上见过儿子，但中午当记者把顾雏军在看守所的照片给顾善鸿看时，他依然很激动。下午4点30分左右，顾善鸿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相信儿子不会犯罪

记者：一年多来第一次见到儿子，心情怎样？

顾善鸿：我很激动，也很难受。我儿子1994年回国，带回1.7亿美元用于投资，满怀一腔热血想干点事业，到头来却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很心酸。

记者：对检察机关指控您儿子的四条罪名，您怎么看？

顾善鸿：我认为真就是真，假就是假，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如果是真的，那他就要倒霉；如果是假的，其中隐藏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我就不服，我儿子也不服。我相信我儿子是不会犯罪的。

我儿子现在的身体很差，他的糖尿病已经很严重，而且已经引起了并发症，齿龈萎缩很厉害，我们曾多次申请取保候审，但一直没有获得批准。

曾劝儿子别把摊子铺太大

记者：作为父亲，事发前您知道儿子都在做什么吗？

顾善鸿：我从来不过问儿子公司的事情，也不参与经营。1997年，儿子想邀我出山，但我一直没有同意。由于以前《公司法》不允许一人有限公司，所以我在扬州格林柯尔占了10%的股份，这只是挂个虚名。为此，公安部门还专门传讯过我，问起过这事，我都如实做了回答。

记者：在儿子事业发展蒸蒸日上时期，您有没有给过他什么忠告？

顾善鸿：我曾经多次跟他说，扩张的路还是不走为好，这样的环境挣钱不容易。虽说我们家没有良田万顷，房屋万间，但丰衣足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必要把摊子铺那么大。但我儿子有他自己的想法，想做大企业，看看民营企业到底能做多大。

希望儿子能坚持下去

记者：儿子出事后对您的家庭有何影响？

顾善鸿：我今年72岁，老伴73岁，她身体不太好，但我们现在要照顾两个孙子(儿媳在加拿大)，一个7岁，一个9岁，压力很大。原来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整个家都快垮了。我很想在法庭上再看看他，但我明天还是必须回北京了。

记者：您现在最想对儿子说什么？

顾善鸿：希望他能坚持下去，保护好身体，有一个乐观的精神状态。

记者：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

顾善鸿：他能够早点出来，我们对此有信心，如果一审判决和我们的预期相差较大，我们一定会上诉。

■各方声音

郎咸平：我不想再追究什么

□本报记者 袁克成 陈建军

作为“倒顾运动”的开创人，郎咸平今日通过其助手向上海证券报表态，所谓郎顾之争已经过去很久了，自己能做的已经完成了，不想再对顾雏军一案表态，也不想再追究什么，但他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记者昨日拨通郎咸平教授的手机，但都是其助手接听电话，时至晚间10点30分，其助手主动拨通了记者的手机，对记者作了上述回应。

应当说，郎咸平在顾雏军由盛转衰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004年8月9日，在复旦大学，面对数十家媒体，郎咸平公开了一份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报告。由此，对于顾雏军的各种质疑纷至沓来，格林柯尔系也由此急转直下直至最终崩溃。而在该报告公开后不久，顾雏军即回奔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涉嫌诽谤罪起诉了郎咸平。

S*ST科龙：新增挪用资金并非新增损失

□本报记者 陈建军

检察机关对顾雏军起诉的挪用资金和职务侵占涉案金额为7.86亿元，这比S*ST科龙原来公布的数据增加了4.55亿元。但记者昨天从S*ST科龙了解到，多出来的部分并非公司的新增损失。

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中，顾雏军挪用资金和职务侵占涉案金额共达7.86亿元。除了顾雏军挪用S*ST亚星的6300万元外，其余7.23亿元均系挪用和侵占S*ST科龙。此前，S*ST科龙向法院提起追偿诉讼的金额只有5.46亿元。

记者昨天从S*ST科龙了解到，公诉书中多出来的4.55亿元挪用资金，并非新增损失。S*ST科龙证券事务部人士表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是因为检察机关将其作为了挪用资金，而公司财务处理则是纳入了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从S*ST科龙最新公布的三季度报告中可以看出，其截至9月30日被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占用的资金余额约7.06亿元。对照检察机关起诉的7.23亿元，两者相当接近。对于记者了解到的上述情况，S*ST科龙证券事务部人士表示明天将刊登公告予以说明。

虽然不是新增损失，但S*ST科龙到底还能收回多少被顾雏军挪用和侵占的资金，将直接影响其未来的业绩。截至去年底，S*ST科龙已经对占款计提了3.74亿元坏账准备。如果在今年继续计提亏下的金额，那S*ST科龙今年很可能亏损。

维权律师：科龙民事索赔案有望明年2月受理

□本报记者 陈建军

顾雏军等原S*ST科龙高管被押上审判席，为搁置已久的民事索赔扫清了障碍。明年2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将受理股民的索赔起诉。

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一欣向记者透露，在代理当事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索赔起诉书时，被明确告知要到明年2月才能受理向顾雏军等人的索赔。之所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因为我国类似的民事案件一般均由企业所在省份省会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宋一欣说，顾雏军等原S*ST科龙高管刑事案件的解决，将有利于股民的民事索赔。按照我国相关法规的规定，股民向相关上市公司进行索赔时，只需要凭借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即可。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刑事判决下达与否并不影响民事索赔的开展。但在刑事案件解决之后进行民事索赔，有利于股民分清各个主体在虚假陈述中的责任。

宋一欣是S*ST科龙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全国律师维权团的两名召集人之一，这个维权团成立于今年7月。目前，仅委托宋一欣代理索赔的股民就有近百人。据宋一欣估计，整个民事诉讼的索赔金额有望达到1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向顾雏军等原S*ST科龙高管索赔的股民，还有大量的H股股东。自宋一欣、秦杭凯4月29日在中国证券网上发表了《向境内外科龙H股投资者征集民事赔偿诉讼代理的启事》后，委托他们代理索赔的S*ST科龙H股股数已超过200万股。

严义明：不会放过S*ST科龙“天价独董”

□本报记者 陈建军

在被押上审判席的原S*ST科龙高管中，没有三位“天价独董”的身影。但严义明表示，起诉他们的最后证据即将获得。

起诉三位独董计划不变

按照检察机关原来的诉讼名单，只有顾雏军、姜宜军、张宏、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等8人。现在正式开庭时，被押上审判席的还有原S*ST科龙监事会主席曾俊洪。但三位“天价独董”却仍旧缺席。

严义明说，三位“天价独董”不被公诉是正常的，因为刑法打击的主要是直接操控者和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但他同时表示，自己代理小股民起诉三位“天价独董”的计划并不会改变。

顾雏军的问题暴露不久，严义明就启动了起诉三位“天价独董”的计划。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因为法院要求严义明的当事人提供三位独立董事的身份证明，即他们的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由于三位独立董事均不是大陆公民，因而获取其身份证明费了一些周折。但严义明表示，这些身份证明很快就将获得。

S*ST科龙的三位“天价独董”是指陈庇昌、李公民、徐小鲁，他们各自的年薪为36万港元。相关资料显示，沪深股市上所公司独立董事的平均津贴只有4万元左右。严义明代理的当事人认为三位“天价独董”工作存在失职之处，损害了中小股民的利益，因而要起诉他们。

三位“天价独董”已于2005年6月24日宣布辞职。值得注意的是，三人宣布辞职之时，顾雏军等人涉嫌犯罪的行为已经基本真相大白了。

顾雏军实际获刑料不低于7年

严义明表示，按照检察机关对顾雏军的公诉，其最终的获刑估计在14至20年，但考虑到减刑等因素，实际执行的刑期可能不会低于7年。

严义明说，由于顾雏军涉嫌犯罪的金额很大，因而法院对其量刑时可能会按照接近每个刑罚的上限计算刑期。因此，顾雏军被判处14至20年有期徒刑的可能性很大。

上述刑期是如何推算出来的呢？严义明说，顾雏军涉嫌犯罪比较重的两个罪名是挪用和侵占上市公司资金。按照刑法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挪用资金的最高刑期为10年，而侵占资金的最高刑期为15年。基于顾雏军涉嫌犯罪的金额特别巨大，他在这两个罪名上可能获判的刑期不会低于20年。顾雏军另外被起诉的虚报注册资本、提供虚假财会报告两项罪名最高刑期均为3年，因而他因这两项罪名上获判的刑期应该不会超过3年。虽然这四项罪名的刑期累加起来会超过20年，但20年是我国界定有期徒刑的上限，因而顾雏军实际获判的刑期会在14年至20年之间。但在入狱服刑一段时间后，一些犯人可能因表现好而获得减刑机会。不过，减刑期限不能超过获判刑期的一半，因而顾雏军实际获刑不会低于7年。

“倒顾”会计师：科龙财报需推倒重来

□本报记者 陈建军

检察机关起诉顾雏军挪用资金和职务侵占涉案金额突然增加的4.55亿元，均与S*ST科龙子公司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有关。然而，由9名被告之一张宏操控的江西科龙的真实状况一直并不为S*ST科龙所掌握。“倒顾三人组”之一的注册会计师朱德峰建议，S*ST科龙应该将过去的财务报表推倒重来，以让投资者真正了解公司历年的状况。

截至2005年12月31日，江西科龙报送的会计报表列示的资产总额为5.86亿元，占S*ST科龙合并资产总额的比例为10.81%；2005年度净利润为-1.996亿元，占S*ST科龙合并净利润的比例为5.41%。由此可见，江西科龙在S*ST科龙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就是这样一个公司，S*ST科龙并不了解它的真实状况。

江西科龙的状况，不能不让人对整个S*ST科龙过去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朱德峰表示，检察机关此次对顾雏军等9人提起公诉的罪名之一，就包括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由此可以想象，S*ST科龙自2001年以来的会计报表已失去了公信力。虽然S*ST科龙已在8月14日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告中披露了对2004年与2005年财务指标的影响，但仍有必要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重述2001年至今历年的会计报表，并详细说明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对公司历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以及更正后的各项重要财务指标，让投资者真正了解S*ST科龙的真相。